

目 录

第 一 辑

卷头语

伪广汉县临时参议会的组成及其内幕的一些情况

.....张会鑫 (1)

回忆伪广汉县参议会两届选举的明争暗斗.....侯少煊 (9)

广汉民社党筹备成立的经过.....周新全 (24)

广汉“二五兵变”的点滴.....张金鑫 (31)

在驻军迎接国民革命口号下关于广汉教育的简况

.....张自明 (39)

轰动川西的新都“花椒面(即吴少章)”案的内幕

.....侯少煊 (44)

第 二 辑

广汉派系形成和斗争经过.....黄朝栋 (54)

我对伪广汉县参议会第一届选举的回忆.....黄朝栋 (68)

回忆伪广汉县银行的组成和经过.....谢舜皋 (78)

伪广汉县商会的派系斗争和我怎样当上了理事长

.....李真祥 (86)

我参加伪立法委员竞选的回忆.....张会鑫 (93)

七十二军宜宾起义纪实.....张继寅 (116)

邓田刘三军驻防成都时期的社会情形.....侯少煊 (131)

关于伪十六兵团四十一军部队经理情况的见闻

.....李化章(151)

蒋匪帮在中条山抗日诸战役的回忆.....李育仁(158)

胡匪宗南的政治心脏

——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片断回忆

.....张学渊(174)

伪广汉县临时议会组的 成及其内幕的一些情况

张 会 鑫

关于伪广汉县临时议会的一些事情，我虽然作过一段时间的副议长，但因我常住成都，除开大会外平常很少回县，对于会内一些事情印象不深，现在回忆起来诸多模糊，甚至有的完全忘掉了。访询当时的同事，而他们当中大部份业已死去，有的现又不在县中，有的现虽在县也同样记不清楚。兹谨将我所勉强能记到的分述如下：

一 它的组成

伪广汉县临时议会是怎样组成的？它是在抗日战争期中，蒋介石为了要实行政治欺骗，标榜着英美式的自由民主，在美帝的策划下把它作为一个成立正式县议会的过渡工具来御用，因而我县也就同其他的县份一样要成立这个机构。曾记得在1942年的上季有县中的朋友到成都时特别向我说“县中今年要成立临时议会，所有人选已由县府会同党部和县机关法团等开会商量过，推定你和刘继陶、黄朝栋、杨子俊、唐楚三、胡俊清、杨智仁、邓育之、幸薛生、肖景山、周辅民、向凤鸣（女）、谢舜皋、宋雨村、邹铸钦、陈永年、缪全忠、向朝清等二十几人为候选人（其余的人记不

清了)听候圈选。其中,陈永年代表县教育会,谢舜皋代表农会,邹铸钦代表工会,朱雨村代表商会,缪全忠代表中医公会,(他那时是国民党省党部的干事,但他曾加入过中医公会,又是新丰场人,因此由省方向县提出)。向凤鸣代表女性和学校,杨智仁代表在乡军官,肖景山、邓盲之代表教育界,周辅民代表留省士绅,唐楚三、胡俊清代表在县士绅。黄朝栋、刘继陶则因他们原在县中担任公职较久,对外面的关系自然多,更富有代表性。幸薛生在连山的声望虽不大,但系由他的侄儿幸梦陶提出(幸梦陶那时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向朝清在地方上本没有声誉,并且有时他还说他是金堂人,但因他的儿子向瑾润在伪国防部当厅长也就被列入候选人名单上。在所有的候选人中,并预定你为议长”。另外,又据友人说“这次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系由县中提出加倍的名额报请省级圈定。具体作法是:县政府和县党部各报候选人的名单,省党部和省政府的联席会议就根据名单加以圈选。凡是县党政双方所报的名单的都有名毫不生问题地把他圈上,如只一方所报的名单上有名的就要暗中有人吹嘘才能圈上。至于议长和副议长县中可暗中向省方提出意见”。我听了他们的一些谈话后,我就去问那时任县政府教育科长的陈季麟(我作伪筠连县长时陈作民政科长,公谊私情都厚)为什么县中把我列入候选人的名单并暗中拟定我为议长。后来,陈告诉我说“曾老太爷(即曾省斋,县长刘幼甫的岳丈人,常住在县府为刘暗中规划一些重要事项)。以你当过县长,又当过法官,对于政法都有资历,把你摆出来很相称,兼之,你作县长又在筠连,彼此间(刘幼甫是筠连县人)也有相当的情谊。由老太爷提出后,地方上各方面因

你长在外做事，没有过问县事，彼此间没有私利冲突，并且有些人对你还有私交，也就大家赞同”。后来省级圈选结果：我和刘继陶、黄朝栋、唐楚三、杨子俊、胡俊清、杨曾仁、邓育之、肖景山、周辅民、向凤鸣（女）、谢舜皋、宋雨村、邹铸钦、陈永年、缪全忠等被圈定为参议员，向朝清、辛薛生等被圈定为候补。其中，并圈定刘继陶为议长，我为副议长（关于议长的圈定问题，以下另有说明）。县政府拨款就武庙街川王宫地址改建为伪广汉县临时参议会会址。临参会的吊牌是请广东中山县人杨子毅写的（杨是伪中央参议员，那时他因抗日战争迁寓广汉）。大约在1942年六月上旬即开成立大会，也是第一次大会。大会闭幕后，关于会务的推动，依据规定设立一驻会委员会。驻会委员除议长和副议长当然为委员外，并推定和报请省级允可谢舜皋、唐楚三、陈永年等三人，共为五人（谢、唐、陈三人得任驻委是刘继陶以为这样摆法，自己既能掌握驻委会，对外面的关系也能摆得平，暗中运用手法后才作到的）。驻委会每月开会一次。开会时，由县政府或其他县级机关的首长或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到会报告一下工作，实际上是大家随说一阵后，就打打牌，吃吃油大而散。关于秘书、总务等事项，会内设一秘书室负责办理，秘书是王俊三。1943年七月王因改任县国民党书记，由临参会报请省政府另委方权（完全是刘继陶的关系）继任，直至1945年十月临参会结束，正式县参议会成立时止。参议员的人选，在临参会正式成立前，虽经省级圈定；但在成立会的前后，也有两个人的变动：其一，即黄朝栋因想当副议长不成功，不愿应选（当选的法定手续是经省级圈定后，由县府通知你。你愿应选或不愿应选都要

在通知上填明，以作根据）后报请由候补向朝清递补（黄为什么不愿应选，以下另有叙述）；其一，即1944年五月我因到铜梁作伪县长，报请由幸醇生递补。至副议长一职经省级核定以参议员杨子俊兼。

二、议长、副议长的圈定

临参会的组成，从它的职权方面看，只是一个备咨询和建议的机构，并不像正式参议会是行使立法权的机关；（那时是标榜五权宪法）从它的参议员人选方面看，又是由县党政双方协商后才报经省级圈定，不像正式由选民投票选举，要想当选一定要作激烈的竞选活动。参议会的权力既加以限制，参议员人选又加以控制，似乎是可以完全听党政两方面的负责人摆布，风平浪静地而又皆大欢喜地顺利组成和御用。但是，事实上仍是有它的复杂内容和经过很多曲折的。这里我可以就议长、副议长的圈定说一说，黄朝栋为什么不愿应选？因为黄是成都大学毕业生，在县中任过伪教育局长，并在外面任过县府科长、区长以及省政府股长等职务。以资历来说，比之刘继陶仅是尚友私塾的学生，而在县中只任过警佐和在外面只任过伪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师长黄菲堂的私人秘书等资历就高得多。他在被县中推定为参议员候选人后就想以刘来当参议员，而自己当议长。但为了要达到这个企图，他的手法是赞同我当议长，他当副议长，而我是在成都当律师很少回家，不愿过问县事，并可能中途到外县担任公职，（我是伪考试院县长考试及格，依法是第一类优先任用硬资格的候用县长），这样就可以很自然地轮到他的头上。因此，他一面怂恿我去钻营议长，一面去找当时在地方

上和省方都有声望的陈斯孝，（省级党政双方决定广汉临参会的人选要征求他的意见）提出自己的要求和主张，而刘继陶因自己的学历和资历都不很高，很想就这个机会当上议长抬高自己的地位，使自己能够在县中布置起土势力和把它巩固并壮大起来，也就不肯屈己让人。因此，他也一面以私人交情向我要求说，“你的资历很硬，随时都可以外放（指县长考试及格和到外当县长等公职），不当议长对你的前途毫无损失，而我当上了议长，对我的前途却有很大的意义”，要我让他当议长；另一面他还是去找陈斯孝给他帮忙把他圈选为议长。而我呢？内心是想到外面去当官，而不愿回县当土公事；至于对黄、刘两方面来说，都是有相当的交情。在他们这种不同的要求下，我为了对双方都不得罪就只好在个别会见时说，我没有意见，你们的主张可向陈斯孝和县中朋友商量好了。同时，我还暗中猜想：曾太爷既有我当议长的主张，而我的资历比之刘继陶本要高些，就是陈斯孝也不好因为刘的要求就支持刘当议长而遭人窃议。如果确要我回县就不至把我圈定为副议长，我就抱了个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因为如当议长也是地方上一个一等面子的人，不当也对我没有丝毫的损失。因此，对于省级的有关方面，就没有去做活动工作，更没有去找陈斯孝提出什么主张或要求。后来，正式揭晓，刘为议长，我为副议长，黄大多陈斯孝的心。黄和陈，如从朋友方面来说，刘和他对陈都是相好的朋友，如以亲戚关系来说，也彼此间都是亲戚（刘是陈永年的妻弟，黄的弟弟黄朝松是陈家辉的妹夫），如从叩门干求来说，自己也曾登门谒候；但是，陈不仅不维持自己当副议长，并把刘支持出而当议长，就以陈把刘摆成议长太不合情

合理为词坚不应选，也就是以后要成立正式县参议会时，黄走到反陈派和刘竞选议长的根子。我在揭晓后也很作难，因为如去应选会遭到有些人的贬薄，认为在刘之下去作副议长形成我的无聊（尤其我的亲戚家族抱这样的看法）。刘也知道这种情况，特别邀请县中朋友如李梦陶等到省劝我暂为屈就。我一方面碍于朋友的情面，另一方面想到，如坚不应选则反失与刘平素的和好，并且还可惹起有些人说我“官架子大，看不上地方事情。”后来，也只好以半推半就的姿态把选应了，至于陈斯孝，他是幕后的主宰者，看到黄坚不应选，为了安慰黄也曾亲自向黄解说，并托其朋友致意。另外，还给黄印就一盒黄当议员衔的名片赠黄，意以为黄一时把气憋过，念在平常的交情上可以屈就下来。哪知，终究不能解开这个疙瘩，造成陈黄分裂。

总的说来，蒋介石要各县成立临参会是有他的阴谋，也即是标榜要准备实行资产阶级的假民主议会制度来巩固他的真专制。曾省斋（即当时县中一般人所谓的曾老太爷，提出我当议长的建议，从表面上看，好像以我的资历和各方面的人事关系来说最为恰当，但骨子里实夹杂有彼此间早就通气，在官官相卫的积习下（我虽当时没有任公职，但资格是考试及格的县长），可以得到办事的顺利。县中的一些朋友主张我当议长，是因我很少回县和过问县事，利用我来充当，可以和他们不发生或少发生私人利害的冲突。陈斯孝为什么要支持刘继陶当议长，因黄朝栋对他不如刘表面上的恭顺，好利用刘来布置好在地方上的基础力量，为自己以后需用时来运用。至于陈对我，他明知起不到利用刘所能起到的作用，一因我不常住县和可能有时到外任公职，二因刘和

他除朋友关系外还有亲戚的关系，所以，不管旁人议论与否把我摆成副议长。圈选过后，伪广汉县临参会虽按当时所谓的法定规章组成，但从暗中活动的几个人来说，刘继陶是很满意的，黄朝栋是大失所望的，陈斯孝是暗痛苦的（黄朝栋从此和他分裂），我是有烦闷的（因原说我当议长，现当副议长总是耿耿于心）。至于其他的参议员在提名时也发生了一些问题，不过，这是党政双方协商推选，并且职权又只是备咨询，因此，没有演成票选（即以伪法币贿选）和炮选（即用武力压迫选民或对方）而已。

三 在各方面的影响

再说说伪县临参会在政治影响上究竟起不起作用呢？回忆起来从形式上看在有些方面也起了一些作用。举例来说，如省政府召集各市、县的临参会议长在石室中学（成都南门文庙街）里开会，当主席张群提到“蒋委员长”这个名字时，列席会议的机关工作人员像局长，处长之类就马上起立；而出席会议的议长就不好意思跟着起立（以前开其他的会议，凡是听到提“蒋委员长”要全体起立），这对于推行蒋介石的极端法西斯统治总要生点阻碍影响。再以县中来说，尽管县政府的一切施政方针和重大事件以及预决算虽不由临参会审核和决定，但总要拿到会上来报告一下使外面知道，也可以说若要再独断专横也不能不发生些顾忌。但是，从实质上看，在蒋介石统治的基础上来谈民主那就根本不可能。因此，在提案和建议方面，旨在怎样地来巩固蒋家王朝的社会秩序（像协助所谓异党的取缔）和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像对伪中央归还谷款的处理和对征实防止刮高斗的监督等等），

对于一般人民真正有益的事件很少主张，尤其对劳动人民的事。而在私人方面，有的则利用参议员的身份，化名去包税收从中暗得赢余（据说邹铸钦曾化名包过肉税）；议长刘继陶则向钟剑夫乞求分享点粮谷加工赢余的残羹。为什么说刘乞残呢？情况是：驻军的军官仗恃他们的武力，以营长钟剑夫出头来向地方接洽碾籼广汉粮谷，公家包给钟是每石缴碾米五斗二升，而钟转包出去是每石五斗六至八升，从中每石可得碾米四至六升，（因各地所收的粮谷好孬不一，各地来分包的人面子，也大小不同，所以缴米率也就有等差）。又装在仓里的粮谷，既包给钟碾籼，钟又把它暗中借给私人，在几个月的时期中每石谷子又可得息谷二斗五升之谱。这两项违法所得就由军官们伙分。钟是代表军队，而临参会又是一个仅备咨询的机构，只有也只能以乞求的恣态私下向钟交涉。而钟以刘是议长，尽管是临参会但总是地方上的面子，也不得不应付一下。至于究竟刘分到有多少，那只有钟、刘二人知道了。在这样的基础上，由临参会过渡到正式的“广汉县参议会”，自然是愈来愈发展，也就是愈来愈丑恶。后来选举正式参议会的参议员演成票选（即贿选）和炮选（即打仗、烧场）等等，就不是稀奇的事了。

回忆伪广汉县参议会两届 选举的明争暗斗

侯少煊

一、关于第一届选举

1945年×月乡人刘玉成、黄朝栋来我家邀约同到春熙路南段益智茶楼吃茶，谈及现阶段伪政府迫于美国督促要实行民选，并且说在这种机会当中任何有声望的人都可能获到老百姓推戴当选为参议员，得到崇高的政治地位。两人并且说如象我这样有声誉的人应该出来争取（因当时是陈斯孝派把持地方，刘继陶任临时伪参议会议长）。我当时即婉词谢绝。他两人又进一步说：陈斯孝等人把持地方，压抑青年，地方教育、行政、政治、经济都受到极大损害；阁下素讲豪义也应为人民除去这种恶劣坏人，以现阶段情况而论，非阁下莫能取胜。我仍然推谢。后来该两人无法进言，刘玉成又说，如今世道地方一些老百姓都是崇敬社会中人。阁下是仁义袍哥，素有声誉，完全为老百姓所推崇。这次民选机会，非你不能抵制陈斯孝，即使你对政治一点不感兴趣，也应该抱乡土关念为别人帮忙澄清地方，打倒土劣，援引一批有正义的人士。在当时我听了 he 这一席恳切论调也就慨然允诺，愿意返乡一行看看形势，并承认为他们帮忙。乃于×月×日

皆同他们两人一路回广汉，下榻北街一户地主罗次麟家下。稍俟休息，即与刘、黄会商研究，并召集黎敬之、肖德渊等人来罗处商定布置竞选办法，计划决定后，就逐日利用一批青年袍哥兄弟伙连天奔忙，约集各场现有乡镇长及袍哥负责人进城会商如何展开选举方法；如何打倒陈派的各场基层人物，因之终日都在北街罗公馆集合各场有力袍哥乡镇长来县面受机宜，从此就每天开起大锅饭，在北街几处馆子开流水席了，及到选举终结流水席大锅饭都未终止。这种费用完全是我一人自垫。当时刘玉成计划说，以后选举胜利地方经收处有笔公款可以归还（地方经收处即伪财委会）。这个组织是地方人负责，惯例：不管谁派人只要在地方上当权，谁就掌握此财政，一切经济都不成问题了。（因为包税、收公租、售公谷都可舞弊）。

这个选期过程，大约时间将达半年以上，我即长期住广汉督促布置选举工作。回忆在这个过程中最出力的是肖德渊；他对各场乡镇人物认识清楚，在社会当中有声誉、有信仰，如吴茂林、林松等人都经他拉拢。我们对选举中各场的县参议员人选都由他决定，然后才派人约集来县由我面授机宜认为骨干。

伪反动政府的假民主选举法是先由有钱有势的地方恶霸等提出候选人然后叫老百姓来投票，表面上是经过形式而已，实际上是完全一些恶势力在支配。例如以连山万福乡选举来说，两派互相争选使选民无法投票，因为两派都用枪炮威胁，选民不敢入选场，投了甲方乙方要用枪杀人，投了乙方甲方也要用枪杀人，假若得罪一方，累及全家有生命危险。后来选民一听到选期到临，有的痛哭。这类情况不只一

乡。连山吴茂林与刘辉竞选，万福肖德渊写莫辅侯竞选，复兴赵泽与马复禹竞选，大都相似。尤其是高骈乡在这届选举时还演过流血事件值得特别提出说一说。高骈乡侯丕德与张辰北竞选数日不能解决，我后来亲自去视看，初意是以为我平时声誉可能获得解决，詎料事与愿违。我去时曾随行有便衣手枪八九十人，到达高骈下榻侯丕德家下，以为张辰北看到我亲自到来会畏威而屈服让步，我即与之和平交涉，藉词以老百姓自由投票选举，胜负听天安命，并利用监选人胡正方（伪国民兵团副团长）从中调解，进行交涉。张不但不让步，反而在什邡马脚镇搬来乡团队数百人，藉词说场上有匪，希该乡援助。我因调解无效，次日即行回县。谁知张辰北已派团队三面包围，意在将我打死，（后来从旁知道是陈斯孝派刘继陶等人主张，意在将我击毙，广汉选举他们自然获胜了）。我记得是早晨八时，我由侯丕德家吃了饭刚要动身时，我的随行人员（即各场袍哥来助威的兄弟伙）来向我说，四围都有团队，并有枪声，叫我注意。我当时还告诫他们不准糊涂行为，务要遵守秩序，不准把手枪露面，恐老百姓看见笑话。根据我当时的思想，认为张辰北是团队长对我决不敢有糊涂行为。谁知他是暗受陈派支使，故尔有此暴行。当早饭后监选员胡正方同我出场口时，四面枪声大作，机关枪步枪声向我射击，胡登时离我逃跑。我那时自动上了滑竿。我随行人员大都奋不顾身意在向前冲击。我那时心情异常镇静，四周一望三面都发现枪弹飞来，惟向德阳方向无枪声。我即叫随行人员用手枪十名把某一桥头守住（即龙潭桥），不准敌方一人过桥，然后徐徐向德阳方向退去。根据当时情况，敌人何以用三面包围而不用四面包围

呢？因陈派敌人认为我是袍哥是有势力的，在那种战斗情况下，我一定回成都或返广汉与驻军联系，或到什邡与宣马联系，决不会向德阳方向去。如我象敌人那样理想，我一定会遭毒手，那时我心静如常，恐伤百姓，视看那方无枪声，即向那方退走，因而对我丝毫无损安全到达永丰乡（离高骈仅十二里）。该乡乡长林松出队掩护安全无恙，后来，县驻军谢无拆师长（即德堪）派参谋长周朗清率兵一连赶到高骈镇摄，县长袁觐贤亦赶到。因阻我归路的张辰北误将我族人侯成章打死（误认为是我本人，那知道是小学教师）。周参谋长和县长都主张将张辰北押回县中依法究办。根据当时发生事变情况，老百姓认为我主张退让，张是藉故开枪，不但打死侯成章，又打伤一些无辜老百姓，都到县府师部喊冤告张。但张在当时被押县府，不到二日仍然回返高骈了（这当中因陈斯孝力量，军政两方无法判张的罪）。在当时我也大显力量，促催侯成章家属立告上控，后来由地方法院告到成都高等法院。我以私的关系勾通高院院长苏兆祥，才将张辰北关禁，逐渐消气了事。为此事高骈伪区党部书记又出名控告张辰北，陈斯孝还同游绩崇说：“咱个自己人都杀起来了，是不是眼睛杀花了？”何以伪区党部书记也在告张。因高骈出事当天逢场，老百姓赶场人很多，当其枪声正烈之时，我立阻随行人员不准开枪，老百姓尽都知晓，故尔后来都恨张辰北，对我认为是好人，所以他的伪区党部书记也在告张。这是我亲身经历高骈乡流血炮选的事实，曾记得当天下午林松送我进城仍住北街罗次麟家。

当夜即由我和刘玉成、黄朝栋、侯世金、肖德渊、黎敬之、吴茂林等人，集体会商，认为现阶段选举进入最激烈阶

段，非我本人长期住在广汉不足以镇摄对方。我原来回广汉时曾与刘玉成、黄朝栋等人一度密约，当时是认为基层选举胜利我就要回成都决不担任广汉地方任何职务。谁知高骈流血事件发生后，他们都认为我今后决不能离开广汉了，不管地方何职，我都应担任一席。由刘玉成、吴茂林提议，今后决定任省参议员。我尚坚决否定，认为我素来长住成都过惯大城市生活，又兼我素平袍哥习气，日赌夜嫖生活，实不习惯于政治生活，故尔坚决否认。结果由吴茂林、肖德渊等人商决，并说，刻下大势陈斯孝等人嚣张异常，今天敢于炮选争执不惜任何牺牲，如我本人不在广汉担任地方重要职务，任何人都抵挡他们不住；因之我才同意他们的提议，决心在地方担任一角（即决定任省参议员）。那夜会议还计算了各乡基层当选人的人数，我方已超过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数（各乡镇地区性）在县职业法团我方也超过半数以上，如农会李茂青、刘嗣昌，工会邱荣茂，中医师公会唐爱之，渔会游续崇，剩下只有教育会和商会了。这是竞选计划确已算胜利实现了，所以那夜的会议直开到天亮才各散去。

在这里应补述这桩事实：当布置竞选过程中是有一些曲折经历，如中医师公会是该会员唐爱之与叶佩琳两人争选。叶本不是医师，因他哥哥沈千里（沈原名叶海珊）在当公会理事长从中支持，就冒充医师来竞选。会内需经费，一些会员就说，那个愿当参议员必须出五十担黄谷。唐爱之是个俭省人不愿出五十担黄谷，我即叫他承担，谷由我出，因此选举获胜。县工会选举，邱荣茂原是泥工，他与张伯良争选要请几十桌席作招待。邱无钱，我即代他出一笔招待费，因而选举也胜利了。总之，选举费用各地都耗用很多（请客

吃油大），不管是那一乡那一镇大小费用都是由我担负。曾记得为这届选资耗大，我将在什邡所购置的田一百余亩完全售出作为选费之用。这因为高骈一役后势成骑虎，故尔不顾一切，出售什邡田地作为竞选费用了。

在县区域选举和职业选举的参议员选举完毕后，接着进行县参议会议长的选举。黄朝栋、周俊远被选为正副议长。我派竞选胜利，土政权大部分属于我派了，（但是陈斯孝派也是有相当力量，因国民党部是他们在掌握）因此地方驻军县长凡事仍要对双方取妥协，如像地方财政机关人选问题大都要问我或同双方协商，这也体现孔夫子说的话，“为政不难不得罪于臣室”。如田粮处科长我即叫侯世金担任，财委会经收处主任由刘玉成担任（地方财粮机构完全是我派的人掌握），县府建设科长由秦仲常担任。至于各乡收粮征购处主任多数是我派指定的人选（由这里我才体会到陈斯孝派力争地方土政治的意义）。又各乡包税包捐也有不少争执（如肉税斗捐等），总之我派人所占利益不少。

这里再叙述李真祥与周朗清的关系和李怎样能当县参议员的。李真祥本系商人，原与土政治无关，那时他生意作的很大，钱赚多了想往上爬，故尔与周朗清发生联系。周因在广汉住久了找得的钱也很多，找李真祥放利，相互在利字上同心，因而生了情感。后来地方伪民选时，李也想出来问一问政治，（旧社会有钱就想名了）因之在这个时间互相利用，周即支持李真祥出来竞选商会参议员。那时我还记得黎敬之要想当商会主席，以那时黎敬之在地方上的声望李决不敢与争。周朗清私自几度来向我说，李这些青年将来能在地方上站地位也是拥护我的，那时我因住军主张，心里虽然不

愿李。而面子上也只有承认，故尔李真样当了商会主席，后来居然也就当选县参议员了。他是属于陈斯孝派。

在这县参议会选举胜利后进入选省参议员阶段，这是个坚锐的斗争，也就涉及省级党派竞争了，时间牵延数月。在这个省参议员选举中，陈斯孝与我本人直接争选。初期伪省党部(国民党)负责人黄季陆找我面谈，要求我让步(给陈斯孝)，并找了川康一些军政首长如邓锡侯、黄瑾怀乃至李伯申(伪省府秘书长)，孟广澎等人来我家劝我让陈。但其中黄瑾怀、孟广澎两人明虽劝我，而实际上则支持我。他两人并说，张岳军(伪省府主席)，邓锡侯是同意我的，不过面子托不过黄季陆、李伯申人情，希我努力去干。后来选期已届，伪省党部即派陈紫舆、漆中权(两人均是伪省党部执行委员)两人来广汉劝我让陈斯孝。(又找县长袁觐贤力劝让陈愿以旧粮处长作交换条件。我当时以老百姓意旨为词谢绝。次日临选举时县长袁觐贤以选举时间过时延缓选期(他预先写好牌告上午八点钟开选，未到时间即说过时了，以后另行订期)。这种情况袁实出不得已，因为我掌握了基层，如按时开选陈必失败，不选又为伪法所限，故不得已乃出此拖延手段。后来我派太平乡参议员陈守清大骂袁觐贤，袁无法鼠窜而去。及后又拖延数月，省方要选省议长乃派本区专员冯钧逸来县转环，劝我和陈双方退去，由我派周浚远担任省参议员，劝我让步稍为顾全党政两方一点面子。我为应付表面上承认，内心坚持原意，故尔投票结果，揭开后我仍当选为伪民选第一届省参议员了。当我被选出为伪省参议员以后，黄季陆、李伯申两人认为党政都失了面子(因为他们支持陈斯孝的)，后来又找县长袁觐贤、专员冯钧逸来家劝